

英美報章雜誌論中國

新長城社編著

大連大眾書店印行

英美德報章雜誌論中國

新長城社編著

大連大衆書店印行

目次

盟邦人士的謬言	解放日報社評	(一)
『遠東的混亂』	美國新共和國雜誌	(五)
關於中國的近況	格爾德	(七)
「勝利須在中國爭取」	史蒂華	(一〇)
中國軍隊的實情	I · K 羅辛格	(一五)
你以爲如何？在延安設美國領事館？	大美晚報	(一八)
煩惱的中國	愛金生	(二〇)
論中國形勢	美國史溫格	(二二)
中國的通貨膨脹	B · 塞伐萊特	(二五)
中國的內爭	紐約時報	(二九)
中國內部的危機	y · 費爾特	(三一)
中國近況	美國時報週刊	(四一)
中國爲民主而奮鬥和目前的政治危機	美亞雜誌	(四三)
六千萬被忘掉了的同盟者	E · 史諾	(五九)
中共領導下的軍隊是強大的！	美·紐約時報	(七一)
東江游擊縱隊與盟國在太平洋上的戰略	美國·美亞雜誌	(七四)

盟邦人士的諍言

解放日報時評

近年來國民黨當局，對「國際宣傳」的方針不外兩端：一是粉飾太平，掩蓋當局消極抗戰專制獨裁的誤國政策；二是箝制輿論，封鎖全國人民團結抗戰實行民主的政治呼聲，而對於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八千萬人民的抗戰業績與偉大建樹，則更竭盡其詆毀誣衊的能事。可是，不管國民黨統治人士，在這方面多麼努力，英美等國反法西斯人士的敏銳目光，仍能透過重重封鎖，攝取抗戰中國的真相，造成了促進中國團結民主的有力的國際輿論，並使國民黨當局的虛偽「國際宣傳」歸於破產。最近透過郵電檢查而達到此間的英美報章雜誌上所登載的討論中國問題的文章（已在本報陸續發表），更明確地證實了這一點。

國民黨統治人士，不是不斷地誣衊八路軍新四軍爲「游而不擊」，「襲擊國軍」嗎？可是，英美輿論界的見解，却與此完全相反。美國無線電新聞評論家史溫氏認爲，八路軍「堅決有效地抗日」。英國新聞紀事報駐渝記者格爾德氏說：「共產黨的軍隊，比國民黨管制下的大部份軍隊效率高」。紐約時報的評論指出，共產黨人「在許多方面，比中央政府抗日更爲積極，他們的擊游隊更爲有效」。美國新共和雜誌這樣報導，「新從中國歸來的美國觀察者認爲，中國共產黨在目前抗日戰爭中所做的事情，比重慶政府爲多」。中國問題專家費爾特氏敘述，共產黨領導下的軍民，「有效的

牽制了侵略者半數以上的兵力，奪取了敵人的供應品，破壞敵人的交通，組織廣大的鄉村，進行廣大的抵抗」。另一位專家史蒂華氏的論文，則詳述抗日根據地的力量及其對配合盟國作戰的巨大作用。關於對日作戰的努力，英美有識人士，對中國共產黨的估計，大率如此。同時，他們對於國民黨又作怎樣的評價呢？格爾德氏說：國民黨當局對於日本，「只有無法避免的時候，才打一下」。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縱然擁有許多的物資，但對抗日鬥爭，却不如一般預料的那樣積極而有效的進行」。國民黨的最精銳的「五十萬大軍，被用來封鎖共產黨」。紐約時報也指出，國民黨政府「對打共產黨似乎比打日本尤為關切」，其「對日作戰，實際已經停滯」。並指責國民黨軍隊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為莫大的浪費。由此可見，英美輿論界已日益明白，肩負抗戰大部重擔的是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而所謂「游而不擊」，「襲擊國軍」等等誣蔑之詞，恰足為誣蔑者自己寫照而已。

他們不是誣蔑各抗日根據地為「封建割據」而把他們自己的統治吹噓為「正在建立農民主的國家」嗎？然而英美輿論界的看法也與此完全相反，格爾德氏稱「一切證據使我們相信，共產黨的行政是中國最好的」。費爾特氏將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和大後方對照，作出這樣的結論：「在各個游擊區和邊區裡面，民主方式的政府已經實行起來」。而「在國民黨的中國裡商公民權不斷的被剝奪，一黨政府仍然在統治着」。新共和雜誌宣稱：「國民黨政府為無效能及腐化所侵蝕，而這樣更增加了在任何情況下由饑荒而損失的大批人命」。該雜誌所登載的「論中國通貨膨脹」的專文，更具體地指出，國民黨政府「不以法律統治，而以個人影響統治，而且政府又全部操在地主與金融家之手」。由此可見，英美輿論界已經明白被誣為「封建割據」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已經實行了真正的民主政府，而在國民黨統治的大後方，人民呻吟於一黨專政之下，民主權利剝奪殆盡，國民黨當局所謂「正在建築農民主的國家」不過是用來蒙蔽外國朋友的空城計而已。

國民黨統治人士還有一種混淆視聽的手法，那就是誣衊共產黨「沒有履行諾言」，然而這種手法已被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看穿了，費爾特氏在詳盡分析抗戰以來國共兩黨的關係以後，作了這樣的斷言，「今天在六年後，我們有充分的證據來證明，共產黨對於他們的團結的綱領是信守不渝的」。「共產黨的民族團結的諾言，已完全全並且無條件地實踐了，國民黨方面則全部諾言幾乎失信，而且還繼續包庇着挑撥離間的份子」。美亞雜誌亦有類似的論斷：「不是共產黨沒有履行諾言，正是國民黨沒有履行載在它的正式宣言和綱領上的，關於實現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的許許多多諾言」。究竟那一個政黨對於自己的諾言認真負責切實履行；那一個政黨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六套，此中真相，也已經大白於天下了。

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的面前，不可能一手把偌大中國的真實情況隱藏起來，越要這樣做，就越會心勞神拙，處處露出馬脚，對於國民黨統治人士，現在應當是記取這個教訓的時候了。然而，在他們心目中，還有一種奇異的想法，阻得他們放棄過去的錯誤方針，他們以為利用中央政府的地位就可以壟斷民主國家對我國的援助，只要有中央政府之名，不管怎樣反共反人民，英美盟邦那裡有不始終支持之理？其實，國民黨統治人士這種想法也是非常主觀的，如其不信，請再看一看英美盟邦的輿論吧。紐約時報曾有這樣的報導：「史迪威將軍以監督租借法案供應品給中國的地位，設法保證這些供應品不被中央用來反對共產黨」，美西雜誌也謂美國人「怕給與中國政府的軍事設備供應品，會用來打內戰」。英國的格爾德直率地提出了一同盟國現在所援助的，是英勇的中國士兵，還是國民黨內法西斯主義者」的問題，很明顯的，英美盟邦的援華，是為打敗了日本法西斯，而決不是為了助長中國反動勢力的兇鋒，如果國民黨統治人士甘於落後倒退，而欲僅僅藉中央政府的地位來維繫盟國的威信，這也是不可能的。英美反法西斯人士，由於日益了解中國共產黨八路軍

新四軍的抗戰成績和民主建樹，已經認識到保證他們得到一部份的英美物資援助，是打擊日寇的有效辦法，也是對日反攻的必不可少的步驟。如費爾特氏主張「用給一切真正抗日份子以同等援助，來幫助中國的民主政治」。史蒂華氏主張盟國空軍利用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為轟炸日寇據點的基地，並主張以「租借法案的軍需品，供應到華北的大部份地區，使當地游擊指揮部轉入反攻。以嚴重地困擾日本佔領軍」。新共和雜誌則向中國政府建議，「共產黨應該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武器裝備，起來參加到抗日的總戰略中來」。可見盟國人士對於援華供應品的分配使用，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這個要求一方面保證這些供應品真正用在抗戰上面，而不用在反共上面；另一方面是保證抗戰最力的八路軍新四軍獲得必要的接濟。盟國人士這種要求合於我國的抗戰利益和同盟國反法西斯事業的共同利益。對於這樣正義的要求，國民黨當局實無任何拒絕的理由。只會伸手向人家要餉，要械，而對於人家的正確意見置若罔聞，這種作法應當迅速放棄。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盟邦有識人士的諍言，充滿着休戚相關的戰友之誼，他們對我國人民抗戰中所表現的偉大品質，無時無地不表露無限的崇敬。同時，對於我國當局的錯誤政策，則不惜苦口婆心作嚴正的批評，並誠懇地勸告它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必要的改革，以加強我國國內的團結，和我國與其他盟國間的合作。盟邦人士這種精神，是和同盟國家間民主合作的原則完全符合的。它和中國人民的民主團結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我們深望國民黨統治人士為中國抗戰前途計，為聯合國家共同事業計，為自身利益計，對於盟國人士的諍言，立即放棄深閉固拒文過飾非的辦法，而毅然決然採取虛心反省改過遷善的態度。

「遠東的混亂」

(譯自美國新共和國雜誌，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出版——新華社)

遠東的一大問題，就是重慶的中國政府不論在軍事上或政治上的力量與一般態度的問題。據傳，在開羅會議時，羅斯福先生和邱吉爾先生告訴蔣委員長，在重慶政府與中共成立諒解以前，不能重開滇緬路，也不能使中國在軍事上強起來。

中國的一般情形是頗為暗淡的，粉飾太平，對同盟國事業並無好處。當日本佔領了沿海的地帶後，國民黨喪失了大部份中產階級的支持，包括在西方國家所稱為自由民主主義者的大多數國民黨，投靠到內地的地主方面了。政府已為無效能及腐化所侵蝕，而這樣更增加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避免的由飢荒而損失的大批人命。而更為重要的事實，是中央政府在目前對打共產黨似乎比打日本更為關切；雖然對日作戰實際上已停滯，重慶數十萬最精銳部隊却浪費在西北共產黨統治的約有五百萬人民的區域的邊線上。有些新近從中國歸來的美國觀察者，認為中國共產黨雖只有有限的資源，但在目前抗日戰爭中所做的事情，却比重慶政府為多。

這是不幸的情況，而美國的政策，很遺憾地也許在使它更為惡化，大概我們的政府覺得它只能承認了的中國政府來往，我們一切援助都是限制於給重慶政府，但不幸在政治的真空管裡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在中國，一般都認為：無論重慶政府怎樣的貪贓辦事，竭力反動，美國是永遠支持

它的。這點至少有兩個壞結果：它使重慶政府覺得不必力求上進；疏遠了中國許多最優秀的人，那些人認為，目前的政府在任何方面都够不上是孫中山先生的合法承繼人的。

要記得，中國共產黨並不是在莫斯科的影響之下，他們是有能力採取完全獨立的路線的，他們主要的目的，在消滅地主制度和推行教育及工業化。

同盟國家對南斯拉夫的政策，很可以作為中國的先例。在南國，一認清了鐵托是在打德國，而米海洛維赤不打時，我們馬上丟下米海洛維赤而援助鐵托。明顯地，我們不應丟下蔣委員長；但是我們很可以向他這樣說：我們主要的事情是在儘快地取得戰爭的勝利，爲達到此目的，需要每一個健壯的士兵上戰場，他那些監視共產黨的部隊應立即開始打日本，共產黨應該得到他們所需的武器裝備，起來參加到抗日的總戰略中來。

無疑地，蔣委員長會回答說：共產黨想奪取政權，在擊敗日本之後，他們將發動內戰，因此，把武器交給他們作爲此用，實係蠢事。但是，回答是共產黨又是在未審前判罪了。如果中國不再是一黨專政的國家，像蔣介石最近所答應的一樣，那麼，共產黨爲什麼又不該成爲左翼黨，像戰前歐洲的那些共產黨一樣。有代表參加到聯合政府裡面呢？只有在專制國家內，共產黨才成爲威脅，那裡絕大多數人的命運，是十二分的貧困；只要中國向民主主義的方向前進，共產黨和重慶之間的矛盾是可以緩和的。

關於中國的近況

格爾德

（作者爲英國新聞紀事報駐重慶記者，本文登載於英國紀事報，蘇聯真理報曾予轉載）

重慶的自由主義份子正在失勢，外交部長宋子文已經失掉了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兼差，這個職位由財政部長孔祥熙擔任了，宋子文將失掉處理租借物資的中國軍需的主持人的職位，甚至可能會離開外交部。

在軍事方面和中國共產黨人成立協定的主要障礙之一，是軍政部長何應欽，他穩穩地坐在馬上，假如何應欽得到示意，他很快就會進攻共產黨的，只有委員長才能這樣示意何應欽；但是委員長知道，這樣的步驟，不僅會威脅他在各省的統治，而且會激怒軍事上直接幫助他的美國人。

說句公道話，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縱然擁有許多的物資，但對抗日鬥爭却不如一般人預料的那麼積極而有效地進行，如果國民黨的三百萬大軍，在目標上和戰略上，和華北共產黨軍隊聯合起來，那就會使在中國的四十萬日本軍隊無法可施。但是國民黨的訓練最好，配備最好，給養最充足的五十萬大軍，反被用來封鎖共產黨。

在此間外國記者，在記者招待會上問起封鎖共產黨的問題，重慶否認有封鎖存在，而且告訴記者說，他們發出關於共產黨人的消息，必須不違犯中國利益。在這次招待會之後，我和英美記者去訪問國民參政員共產黨員董必武，和政府說的相反，董必武肯定的說：「封鎖是存在的。我們要在

自己的報紙上發表通訊稿，檢查員一個也不讓通過。」董必武的揭發之中有些什麼要點呢？他的話歸納起來主要如下：「假如蔣介石的行爲合乎三民主義，給小黨派以合法的地位，改變其對於共產黨軍隊的態度，撤銷封鎖，並保證以供應品輸給這些軍隊，共產黨人在今天和今後一定擁護蔣介石。」他宣佈：「共產黨軍隊三年以來沒有收到過供給品或錢」。不僅如此，他說：「國民黨只在三民主義之中遵行一個主義，民族主義；而共產黨正相反，由於保護言論和集會的自由，實踐着民權主義，他們也在設法實行民生主義，並按照此主義人人須得到若干最低生活程度的保證。」

一切證據使我們相信，共產黨的行政是中國最好的，共產黨的軍隊比國民黨管制下的大部份軍隊效率高。自然，他們是不願受軍政部長何應欽所挑選出來的無效率的軍官們去統治他們的軍隊的，因爲國民黨分配軍事位置並不根據軍事上的功績，這是英國人十分明白了的，那決定因素只是政治上的考慮。

美國人竭盡一切力量和困難作鬥爭，他們建立了軍事學校，而且保證最好的物資從印度買很大的危險運到中國，但要保證中國人派到這學校裏去住，並將訓練好的人員用到正當的用途上，那是很困難的事。訓練期一滿，受訓人員就馬上歸中國統帥部處置，美國人只能由談話勸告上發生影響。

在中國，最好的部隊是美國第十四航空隊所屬的中美聯合大隊，這是中國最優秀的人，過去曾在美國學校裡學習，現在駕駛美國的飛機，是在陳納德將軍直接指揮之下的。這說明了：凡戰略和軍隊的行事，在不受國民黨政治影響的地方能作成功的事是什麼。陳納德將軍認爲照他這樣努力，可能在中國最迅速地取得勝利。因爲，沒有理由期望中國人在今後數年間開始嚴重的戰鬥。當然，局面或者會發生突然變化，但可能很少。打仗只有無法避免的時候，才打一下。常德之戰，是在付

了極大損失代價之後，才取得的。但是特別有意義的事實，是這次戰役和開羅會議同時進行，其時不得不「保持他的威信」。

中國士兵顯示着無與倫比的膽量和忍耐力，許多年以來，他們在飢餓和傷亡之中瀕招死亡，但是仍然繼續戰鬥，因為他們恨日本人甚至比恨他們自己的資本家和地主更厲害。這些英勇的人，應該得到我們所能給的一切援助。然而同盟國現在所援助的是他們呢？還是國民黨法西斯主義者呢？如果重慶目前的反自由主義傾向繼續下去，中國打敗日本後，很可能出現像法西斯獨裁的東西，用租界法案的武器來屠殺民衆，推行他的一切企圖，那時中國再也不存在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了，沒有人權發表和政府路線不符的意見。

在中國，甚至在政府官員中，有許多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男女，但他們被壓迫在沉默中痛苦，因為他們要活命。只要孫逸仙夫人發出呼聲，他們可以說的話該有多少呢？然而現在她也寧願保持保留態度了。雖然他拒絕參加國民黨政治，而只是站在旁邊呼籲救濟飢民或呼籲藥品的时候才出來。

直到今天爲止，共產黨有權在重慶出版自己的報紙，可是這報紙遭受到最嚴厲的檢查，這不僅使人想到，政府之允許這報紙出版，是在獲得可能，好向外國批評者們宣佈：當我們准許我們修改之後出版他們自己報紙的時候，你們說我們「壓迫」他們嗎？

在重慶的每個外國人，將中國人民的耐心甚至過分的忍耐力，不得不十分佩服。

如果中國人把同盟國的援助作適當的用途，他們是有要求多援助的資格的。真的自由而民主的中國，會是強大的，做好事情的力量；而法西斯的中國，就會變成像日本一樣地危險的國家。

「勝利須在中國爭取」

史 蒂 華

(譯自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民族雜誌 新華社)

太平洋戰爭中盟國的基本戰略，最近由盟國反攻的揭開以及海陸軍高級領袖的發言而解釋清楚了，這就是以美艦隊全力作後盾直接穿渡過太平洋，其最終目標是奪取中國的一個或數個海口，以作最後進攻日本本土的基地。

尼米茲將軍視察新近克復的馬紹爾群島歸來，談到這一基本戰略時，他說，他認為「唯有從中國的基地才能擊敗日本」，他的目的是「使陸軍和空軍進入中國，這樣才能使事情發動起來。」他接着又說：「我們將設法在中國登陸，可能在那裡就在那裡登陸。」幾星期前，空軍總司令安諾德將軍在給陸長史汀生的報告裡，也表示過這樣的意見，安諾德肯定地說：中國「在未來的可能中」是「我們對日空戰的最有效的基地」。

安諾德將軍的聲明，是意味深長的，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中國僅僅只是太平洋戰爭中的主要的戰場，美國大部份人覺得中國的潛在的重要性，及其在事實上所擔任的角色的距離，是令人不解的。對於曾經阻礙中國的地理上的有利條件及鉅大的人力作對敵較大進攻的一些困難，即令是一般分析，也是比較的少。

充分利用中國作基地的最基本障礙，自然是至今未獲解決的供應問題，現在一般人都已認識到

重開滇緬路，也不會在實質上解決運輸上的難題，滇緬路重開後一年之內，頂多也不過每月份增加二萬噸至三萬噸。因之，在廣州或華南其他的海口的克復，且爲盟國充分運用以前，情況不會有什麼顯著的變化。就算到那時，要在短期間運輸及裝備一個大的外國的遠征軍在中國作戰，也是異常艱難的。因此須盡一切可能利用中國的資源，這樣在最近的將來，進步是局限於：（一）充分裝備中國陸軍，並提高其積極性；（二）在中國國內建立外國的特種部隊，主要是空軍。

爲了最後反攻，驅逐日寇出中國，中國需要遠較現在爲多的軍隊。有些軍隊是有用的，而且對着日軍，但是他們要由防禦進到反攻就需要更多的裝備；有些是因中國內部的政治而死僵着的。中央軍中最精銳的一支軍隊，約有五十萬之衆，配置在邊區——共產黨的軍隊的根據地，作軍事封鎖，由胡宗南將軍指揮，該軍裝備和指揮官都是特別精良的，在最後對日反攻中可以是有力量的一支部隊，但是運用它就需要中央當局與共產黨領袖之間的不同意見有政治的解決。

如果能達到這一政治解決，就可以充分利用中國陸軍中另一支部隊——就是中國共產黨軍隊本身來作全面反攻。這些軍隊，不停的在華北各省以及揚子江流域的許多區域內對日作戰。他們確實的力量有多少，尚未被人知道。去年夏天當內戰危機威脅時，共產黨領袖曾表示過他們有五十萬的軍隊，來對抗任何進攻。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的正規部隊，除在裝備上較差些，在組織上與指揮上和中國軍隊最精銳的部隊相等；與正規軍配合作戰的游擊部隊數量比正規軍還大得多，他們指揮得力，紀律良好，他們能發揮最大的軍事效果。

但是，在對日本反攻之前，一定得先在中國建立強大的空軍。中國戰場上的空軍基地，可以建立在打擊日本主要工業中心的航程內。這一事實更增加了創立空軍的必要，這已經在開始順利地進行了，在中國今天美國的十四航空隊正漸漸地伸展其作戰的範圍，不論在戰術上支持中國陸軍方面

，以及在戰略上轟炸敵區及供應綫方面。可是目前第十四航空隊的基地，局限於揚子江以南的地區，它的戰略轟炸的範圍包括緬北及越南，泰國的大部份、海南島、香港與台灣，雖然範圍頗廣，在最高戰略的效果上，仍然是太偏南方了。上面列舉的諸目標中，只有台灣有些重要一點的工業設備，基本的目標遠在北方——日本、朝鮮和東北。如果集中的轟炸要炸到日本帝國的內圈，則華北空軍基地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從山東的膠東半島某些部份，或者從揚子江入海口以北江蘇的沿海地帶，長距離的轟炸機可以襲擊大部分的日本工業中心地帶。

八路軍的部隊及其輔助的游擊隊，佔領了山東內地的很多地區，其中包括山東東部的膠東半島。而新四軍正在揚子江河口以北的蘇北濱海區作戰。這些事實並非示意第十四航空隊馬上就可在那些地區建立空軍基地。空軍根據地必須有安全的出入和供應路綫，而且一定要有能够抵禦大規模襲擊的陸軍防禦。但是華北共產黨所據守的廣大的地區，應該在推進對日本經濟中心的空戰中予以充分的利用。

在考慮這一方面可能性的時候，必須明白華北軍事和行政的一般狀況，黃河河曲以東直到濱海的整個區域，像蛛網一樣的密佈着游擊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安坐在日本據守的主要鐵路與河流交通綫之間。從黃河到海邊之間。五個主要的游擊隊的行政機關，統治着綏遠、察哈爾、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和江蘇的廣大的地區，這些游擊區的居民的確實的數目不得而知，但估計大概在三千萬到四千萬之間。

游擊隊的總根據地是在黃河西南的邊區，其首府是陝西的延安，邊區包括陝甘寧二十多縣，居民約二百萬，十八集團軍的總部主要的教育機關及訓練學校、醫藥中心的一部分，以及中共主要的軍政領袖都在那裡，邊區沒有被日軍佔領，共產黨的「正規的前綫」延伸在黃河河曲沿岸，即邊區

的東部邊境。

我們已認識，或遲或早當我們對日作戰有進步時，在華北必須要建立空軍基地，那麼在這一點上我們立刻可能做的是什麼呢？邊區對日本的侵入是有安全的防衛力的，在開始空襲日本的內圈方面，邊區佔有戰略的地位，從該區的基地出發，華北的大部分是在空軍的有效轟炸範圍之內，可以襲擊供日本焦煤的主要部份的開灤煤礦的主要設備，同樣也可以襲擊運輸大量煤、鐵砂、棉花、鹽、五穀至天津，青島以及日本北部海港的一部分的主要的鐵道。如果有兩個條件實現了的話，那麼在邊區建立空軍基地應該是可能的。這二個條件乃是：十四航空隊要積集充分的供應品以及開放對邊區的封鎖，這封鎖現在阻止人們進入邊區，甚至連外國觀察者都不准通過。

在邊區建立了空軍基地之後，就需要向沿海推進，經過山西、河北、山東，在那些省份中增設基地。在最後的分析中，這方面的軍事問題只是加強該地區陸軍，使足以防守那些空軍基地，而已在華北各省作戰的游擊隊的有效性，減少了這一任務的困難。在選為空軍基地的關鍵區域，供給游擊隊以一些步槍，機槍及輕山砲，就能迅速地保證有充分的防守力。租借法案的軍需品，如能供應到華北的大部分地域，可以使當地游擊指揮部方面轉入反攻，以嚴重地困擾日本佔領軍。但是這樣的辦法，又一定得等到封鎖問題解決以後才行。

在開羅會議上面，似乎曾提出過，必須解決中國內部的某些政治問題，作為對日全面反攻的先決條件。

有一個記者在報告開會情形中寫道：「參加會議者認識到，在開放中國作為對日直接進攻的基本根據地之前，蔣委員長與共產黨之間內部的不合，一定得先予克服。」這以後，重慶來的消息，沒有肯定地說到底有沒有向解決問題方面有些進展，但是人們都相信政府代表與共產黨代表之間在

進行直接交涉。我們要回想到抗戰初年，在敵對集團中是有一個共同合作的協議的，此後雙方都控訴對方違反協議，但如果給雙方以足夠的壓力，則與最初大抵相同的協議是可以重新規定出來的。這種壓力很可能從中國的盟國來的，因為明顯的，原來可以當作中國自己的內爭來看的問題，已成為影響到太平洋戰爭的性質與時間長短的一個基本問題了。